

滅口舌官患五天宗靈七非洞雲樓玉紀
明元宮主眷屬不睦夫婦乖違離背分張
及縫寢等事六天散司連冤屢洞崇靈赤
映雲曲官專滅世人已出男女及懷胎孕
主子母俱死爲繼嗣事夫所謂五府者乃
五獄山府也各立瘟曹案按正一傳云五
府瘟神稟五行不正之氣動出億萬周流
人間噬毒瀉禍東行號魔王西行名外道
南遊稱鬼帥北征呼鬼王中國號瘟神也
泰山府東嶽主者天齊仁聖帝所主管雜
病事劉元達衡山府南嶽主者司天昭聖
帝所主管瘟疫事張元伯華山府西嶽主
者金天順聖帝所管涼刑事趙公明恒山
府北嶽主者安天元聖帝所主管暴汗寒
瘧事史文業嵩山府中嶽主者中天崇聖
帝行病司四案李公伸狂魅亦眼案鍾士
季掌腫瘍案范仲卿掌酸痛案姚公伯顏
狂五毒案各遣瘟卒遞處四時變故春月
隨百鳥喧鳴司錄人禱詛夏月詐亡過家
親假骨肉扇禍秋月附五部土公爲伏龍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五
宿禁冬月隱五姓墳墓邊故氣攻食正一
傳云諸部瘟曹收留社廟陰鬼甲馬常萬
數徧行九州回喪車部死尸每伺隙人誤
罹之故橫流毒殺人老少男女壽不得
盡其天年徒賴死達人世皆被三官右府
籍之不得更生遂致鬼蕩無依結聚孤憤
衆多怨氣蔚翳不散元始同衆聖羣真一
觀斯惡豈不悲哀羣生命遭劫運乎北帝
經曰劫末之時三天正炁漸消六洞故炁
煩長致使人鬼不分邪正無別幽囚之炁
於是而出自一而生從北而起以一生二
據恒之氣相仍二以至三那魅之氣纏惑
而復化四妖淫之氣浸淫妄流入人經絡
攻心伐腎損肺枯肝脾胃黃雲不凝元陽
黑白相背是以六天邪魔乘勢來侵八部
瘟曹恣橫流毒唯修善之人形同劫界命
不墮於凶釁亡矣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五
真人曰不審此將而以何緣位鎮北方威降
下鬼掃蕩妖氛
妙行未全審此又問太玄將軍果能威討
下方妖魔乎
大帝曰此神未開造化先稟神靈易號假名

度人濟物不伐其善不矜其能荷其玉帝封爲玄武

大帝既聞妙行深請故陳造道本因之答
昔太朴未判時天地混其體日月否其輝
八卦隱其神當斯爲未開造化之際也玄

帝本炁果在其中矣故謂之先稟神靈也

其詳註見在本經前八十二次變爲玄武
之句下矣知易號假名應化下土度人濟
物也故玄帝凡一出世興益教宗普濟物
命博施利生行道人間而不自伐積成聖
功而不自矜其惟道長也按元洞玉曆西
華帝君曰昔壬癸分子太清以立次元之
象運于水官而源之水爲上善而非善已
故得與天地一同而長且久利于萬物而
弗自利流渡萬物而弗自渡萬物各塞榮

著无所不滌名曰備衆廣法也若論於修
持之道而以初進學功譬之其圓乃可速
成也惟玄帝在幼時神靈施用妙于壬癸
功成三天賜詔自龜昇日除太玄元帥事
又能清寧天地荷昊天玉皇帝敕荐封

玄武大將軍

真人曰焉得此將而往下方威度羣品免遭

橫死者解脫存者康寧

妙行歷問金闕叩齒流光便爲命令焉得

此經徑臨受禍之境爲討罰及安鎮乎

天尊以飛符召之

紫微大帝以上言爲答也元始洎出制命
乃號飛揚隱語之教也其文乃本經中鎮

天魔神呪是其辭義也凡持此呪誦聲一
出期會玄帝大信謂之速召法也

遣玄武收魔間分人鬼

天尊告曰吾觀下界怨氣衝天大衆咸驚高
真兢懼仰之往彼吾則歛哉玄武於是奉命
大帝做元始玉音也按元洞玉曆紀至五
帝末乃上天龍漢二劫下世洪水漸息人
門震關下觀惡氣衝突彌塞天光乃命玉
皇上帝降詔詔北極紫微令紫微大帝遠
辭八景御座即准奉昊天敕旨玉牒有命
備坐曰陽則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則

此將玄武蒙詔神兵從行至不夜之丹墀
丹墀乃殿陛也玄帝奉詔赴太霄八景闕
庭混洞赤文章云九光之炁結成九霄不
夜之天也

觀強名之大道

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

曰大故稱元始號大道也

頗幸觀妙旨何歸竦伏軒墀俯膺令命
作禮長跪稽首進言今日何緣蒙符特詔慈

是時玄武朝謁備俛拳奉伏胸遵聽用命
辭天回光反照披髮跣足降籙躡蛇

武至奉聖命元始上帝撫喻曰大道宜有
付託吾欽之哉上遂賜金甲玄袍卓立玄

旗準敕降下方收魔也

太玄元帥秉水帝之符以清澄濁以正伏

邪矣按應運經曰於後世值立魔成華崇
締致使惡道日增月盛是故衆真哀愍衆
生昏迷沉亂不見元始惟思邪流以棄正
教太玄奉命解纏釋縛襄施萬物津梁一
切普使見道名曰回光反照上元按降筆
寶錄上帝命玄武曰卿可當披髮跣足蹠
卷九
踏龜蛇

○仙仗雷奔天丁翊衛俄於倏歛偏彼乾坤翦
酷毒之妖魔捕恣橫之瘟疫幽鬼生界苦病
雜疴人鬼分離冤家解散黎民安泰國土清
平。

○啓聖記云魔鬼行營駐劄于東北偏野暨
仙山間乃鬼道中也按降筆寶錄云太玄
元帥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
王以坎離二炁變爲蒼龍巨蛇化現方成
元帥以神力攝歸于足下鎮鬼衆於酆都
大洞人民始安宇宙清肅按太平經載真
君受元始符命神光寶書統領天丁收天
關地軸二魔王忽一見如葦蒼龜其形五
變一現萬丈巨蛇其形三變真君騰空步

○寶錄上帝卷九命玄武曰卿可當披髮跣足蹠
踏龜蛇

乾踏斗化千丈大身揮魁鬼之劍衝折二
魔各歛形狀龜如拳五寸蛇如鞭三尺和
合併體被真君蹠踏之謹顯二魔變相蒼
龜一變色若金光甲縫蒼青二變色如碧
玉甲縫舍金三變色若蒼黃甲紋光青四
變色如碧綠甲縫舍銀五變龍首鼈身出
紫金光甲間碧玉巨蛇初變狀若金色鱗
如赤丹次變體現青碧色鱗絡金線縕末
變首如蟠龍身色蒼黃鱗間金玉元始天

○齊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時收斬
人鬼分離冤家解散尚書載武王戊午日
兵濟益津甲子日大破朝歌亦七日克商
誅紂平治社稷散鹿臺財發鉅橋粟天下
黎民方得安泰於是國土清寧皆賴中天

○玄武再覩天尊具言道力功成事遂濁降清
玄武再覩天尊具言道力功成事遂濁降清
玄武再覩天尊具言道力功成事遂濁降清
玄武再覩天尊具言道力功成事遂濁降清

玄帝以義戰仁討事還再朝玉清具奏元

昇始

却返祥光復還本位

○降筆錄云玄帝凱還清都面朝金闕元始
告曰卿在太初先天之前本北方五靈玄
老太陰天一紫炁之化乃萬象之根今經
二千五百年合還本方歸根復位於是元

始乃命玉皇上帝頒降玉冊拜北極右勝

府事至是歲中元節日紫微殿宣示玉冊

詰實也妙行因得聞紫元君授玄帝之法

交乾布斗

○交乾布斗者玄帝本事也乃紫微館修經

真官當顯揚正教文乾者用日德之新也

布斗者行中極之道也故德之與道則无

思不伏按杜天師總龜集太上第二次遣

玄夷蒼水使者下授禹王姒氏既受之克

勤于邦而盡力乎天下溝洫之事揚雄法

言曰昔姒氏以治水土而巫者倣禹今之

道術始名曰禹步也是故往聖之法非今

之巫覡苟且詐譖之事乎輕舉尚招天罪

其詳見經首奉祀儀範內

激坤指置上佐天關

激坤指置者一名躡地紀飛天網之法也。會造化生殺之權發天關轉運之機顯道導之施德得之是以大則廓清宇宙小則保庇兆民昔自中古禹王併受持邊教行之道能攝伏天下樟蛇猛獸魑魅妖魔及凶惡異類荼蠱諸毒驅斥出極外之地然後開導江河引之川流納歸于四海天下黎庶從此各安其居也激坤者乃躡地紀成元壇法席像坤道摩載之容我也謹當持念建壇神呪神之聽之間不來格呪曰乾尊耀靈坤順內營三儀交泰六合利貞配天享地永寧肅清應感元皇上衣下裳震登艮與坎順離明巽主先生虛步龍驤天門地戶人門鬼路衛我者誰昊天明主今日禹步上應天罡鬼神賓服下辟不祥所求如願應時靈光急急如太上律令敕指置者乃飛天網之法也當立壇心以左手掌循點指節至五斗罡位彈吹炁騰像璇華蓋之覆我也款目以左手俱藏

五指甲曰都天大法主印右手平持劍鋒各方念呪敕水噴之呪曰吾以月洗身以日鍊真日月佐形二十八宿與吾合并千災萬禍逐吾水清急急如太上律令敕誦呪至教室揮劍鋒指東南高處以口吸收神霄玉清真炁存口呷取孟中淨水噀之既成壇席猶慮冤惡潛用穢污之蠹或鑿悞法主水物者准天條合行懲治標目洞天刀支地心刀支祛惡人刀支金刀支木刀支水刀支火刀支土刀支破寇賊刀支斷瘟鬼刀支斬蛟龍刀支降七魔誅二鬼

刀支破五苦八難九橫除百病刀支且如惡人來加害者當掐左手小指第三節主殺伏渠兌本人頗覺受殃也再掐右手小指第三節主其生放縱其去也名曰祛惡而作呪曰此呪乃玄帝本事大神呪也作是呪日在魔營上建九跡綱界上佐天關飛罩六合八紘掌握決勝力持此呪一遍威今大行即就七日之間盡伏六天羣魔

太初太易

太初溟涬無有無名太易起初有一未形無象無形

道本無象混合自然德本無形造立元根莫知重濁範圍未化莫知其矩重濁凝甚降積為止孰辨輕清

彌綸未分其規孰辨輕清高澄積陽成天舌於混沌玄帝介然果先天地於混沌時化象分瑞玄帝介然果先天地於混沌時化象分瑞哀盟宜怒一次不可妄意輕設此壇慢易誅戮鬼神恐墮法主陰德牙所註禹步不敢施語當達者因化于未悟故舉之應諸初學姓名未曾拜師保奏入天籍者不可冒舉之也

虛危藹秀坎離真精副除日月分其會明

天得以健

天得一炁乾健昭回晶明煥列晝夜經緯

地得以寧

地得一炁坤順寧容固中至靜乃載無窮
民得以養

人倫抱一炁協沖和少私寡欲年劫乃多
物得以萌

萬物不匱因一發萌生端莫竭交應流行
邪得以正

邪陰衆雜其類異同太玄之一歲正宗風

神得以靈

神明得一變化自然靈通廓達洞照無邊

三才之內

天地統一元氣無形人達元識通微內明

萬類咸亨

邦君得一萬姓咸亨昆蟲草木各遂其生
大道既散

道先太極天地之根散爲萬物皆賴生成
仁義乃興

天德大德陰陽柔剛號令刑德起置行誠

禮樂既作

三典五禮節約人倫樂制既作九變示溥

姦邪斯行

外窮內衰棄禮離樂暴慢姦邪斯行苟作

六義或失

君臣混雜父子無序夫婦乖違六義失處

四民有爭

四業尊士次農工商各不專藝事姑誇強

上不寬恕

帝紂亢暴道缺法圮不爲寬怒危國忘畿

下不忠貞

媚主崇虎嬖臣費伸刑增炮烙荼亂莫忠

或魔或鬼

罰有六旌妄出瘡鬼兇從至處橫禍不已

或妖或精

天災地害現妖起氛百穀不成遭烈爲瘟

恣橫荼毒

人鬼憑橫饑荼逞欲埋盤饑勝使人壽促

干擾生民

左道妖術移猖發祟干擾生民邀求非利

全家染患

陰謀切害交報赴刑身染惡稔全家患仍

累歲刑名

累年積月不遵仁義忠孝全虧陰譴陽治

財物耗散

無名財物潤屋豈久一旦耗散子孫莫守

骨肉伶仃

天倫骨肉誰欲輕分伶仃有似禽鳥暫羣

性命枉逝

輕逝性命因自孽多一死之後墮落鬼魔

災禍相榮

三災六害豈枉相榮降罰臨爾罪惡貫盈

穢雜之氣

互傷物命肥口充腸豈知雜穢翳昧三光

上達天庭

劫運終際衆惡相刑七聲呪詛籲達天庭

天孽有命

元始慈造廣方便門刀命玄帝普救羣倫

今吾安平

玄帝准敕普福含生三元男女咸會安平

有妖皆剪

若有精妖非時發滲違其號令捕至當剪
無鬼不烹
無名鬼物輒敢崢嶸興殃遠祭獵至須烹
瘟疫之吏

八部五瘟司禁究人無許縱毒橫害良民
束手服膺

敢不遵者輒送凶禪捉縛束手枷拷鞭膺
鬼精滅爽

廟貌神鬼轉肆猛烈停藏妖精一例勦滅

邪魔推傾

魔守鬼職黨邪不應太玄兼知犯者摧傾

吾有十億烈士

太玄元帥統攝英雄兩師風伯電母雷公

甲庚兩將八煞天罡六甲大神社今城隍

五千萬兵

太玄秉職都督諸營總管兵馬五千萬兵

天上天下

騰天倒地保護黎民典司內外降魔制神
從吾降昇

揮轂數從昇降不停保天佑地覃恩及人
拒吾者滅

有王袞拒玄帝聖訓而立見滅也

奉吾者生

悔何及漸幽囚餓死而滅

路酷食鰐鱉每任所決責吏從須索此物
充餧袞妻子奉祀真武香火常勸絕厭物

如孫誠之信奉玄帝臨死地而復生誠之
刑部員外借補翰林侍讀充奉使西域道
過鳳翔路遇一布衣士謁之曰公莫奉使

袞不聽一日除駕部鎮邢州獨赴任所忽

西蕃平斯職非公命祿之權去必遭羣衆
必受罪公欲度厄急須奉念吾師真武名

索命衆讐讐并來齒身俄一披髮神人至
仗劍叱退衆魅無患知是真武救護住滿

號當獲天年壽限美吾時亦承國恩令除
仙職見掌三羅山玉峯瓊臺洞龍潭公事

鍾進明也特來報公耳言訖忽不見誠之
蓮蒙朝廷詔充國子司業袞乘舟赴京於
汴岸遇一道士相曰公赴闕必拜修撰也

恐加史閣檄充庚辛方幹宜辭免可不然
則壽祿俱絕餓死雪中骭骨不收矣袞怒

叱其相士忽失之袞至闕果賜御史天章
閣待制奉命入西域因出言諷蕃君李萬

全反遣取辱國辭歸却是本國刑典至界
首誘從人奔羊山值天雨雪連綿壓于巖
穴之下久乏火食間見真武垂空責曰袞

爾於汴岸拒吾言今奈何歟袞方思之追
到陝府起建鍾進明祠堂塑身白衣儀相

敕封善導安寂仙君之號永顯助國之美

誠之信奉而得釋死重生

惡吾者辱

遷作贖香資馮蟲大等所犯付市曹碎屍

惡辱者豈不敬信乎報應甚速

公事享壽五十尸解追謚武襄公因生前
敬奉真聖身沒名顯

禮吾者壽

如吳元嗣信禮玄帝感一門皆壽也元嗣
家第世居揚州江都白沙村務農桑爲生

業每歲冬序祭饗三界答謝神祇恩佑偶

遇泰州道士唐慶餘踵門緣化齋糧見吳

宅用師巫鋪設天曹位號與凡神混列一

例以血食犧牲供獻慶餘乃謂元嗣曰公
不聞中天有真武逐月下降糾察人間善
惡功過事若憑師巫輩祀反觸上界恐求

福獲禍耶元嗣一聞回心諦信再命道敎

重建章醮及設齋日有雲遊道衆二十餘

人暫到赴會道士陳伯陽稽首迎問來歷

內一人答曰吾知此地造祈天會方從無

躍于地時參政宋庠方奏俄失光像聖旨

問狄青通列於何位青奏對稱旨敕擢馬

步軍都指揮使仍討西鄙其趙元昊聞風

納款請和之蠻寇懷脣高發亂兩廣亦復

克平詔除樞密判宣徽院天下兵馬鹽鐵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

不吉便出詬語惡罵而去自後慶涪二州

連強盜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

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

爲安撫出給賞格召名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名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慶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桂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貲糴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誠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寢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變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保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又豈能

敗壞累官害民之黨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

犯招辱矣如梓州婁氏馮蟲大高邵郎游

行兒其三人結黨印海鄉曲一日鬻卦魯

履蹟因依具奏朝廷特賜吳琬一官建旌表門間顯其孝義禮而壽也

非吾者薨

世祿權臣不信非毀玄帝降言誠訓如評論爲虛誕之說者報昭惡疾而薨也十六如陳

之翰佐偽閩王廷政臣聞南唐烈祖李昇欲侵福建之地提兵已直臨邊忽然退師十七回班閩主聞奏涉疑特遣邵鍾持書過國通問其故南唐回書答曰孤昨躬提兵到邊境日見雲際神人隊仗迎攝與孤自稱

曰吾乃閩山仙源都土地昨承恩主真武遣令迎諫大王止可罷兵獲吉免使生靈陷諸塗炭且閩主世業未終至庚午化歸儼極況福建境土不當大王所有言訖其神辭退孤乃休兵故也醮答真武拜章之夕明獲儼極之解乃周後火運宋主南面殿額也閩主覽及書畢力會百官共議講和唯邵武軍節度使陳之翰諍諫不從擅遏王意曰國家大業豈憑陰空誕語詭惑遂上策永不與南唐講好請舉兵討之翰

退朝至宋無何下馬若狂自吽錯敗毀靈空之德俄頃失聲七竅迸血而惡薨也

吾有此今

玄帝立誓理治將來太玄科格無物不談

人鬼咸聽

人遵正道滅除罪愆鬼無害人脫謫升遷急急如太玄律令十八

疾速回念依如告行太玄主一至神至精作用蒙泰練育華英律令統紀度拔衆生

攝

兼權三界須臾邇遐持福錄善止攝姦邪。

所註顯驗始以近世人事引而證諸並纂

出啓聖奏章人皆頗知矣有違不違玄帝

經呪訓銘識勸格範者報應形于方冊分

明矣況玄帝誓人鬼咸聽之句以示生死

兩途惡福之因事屬太玄天曹玄天大聖

統領神仗同日月星斗之照雷電風雨之

化甲庚日直將誥制人身中戶龜八節炁

候神卦序人方寸善惡總誥汝北極帝命

報應出右勝府司作善者降之百祥慶流

後代子孫為不善者降之百殃遺烈衰絕嗣續雖未見伐愚者長以為幸免一旦禍期將至其惡趣無不歷尚玄帝慈愍猶賜解釋啓聖記曰凡有宅舍每被古墓喬林孤冤滯鬼應干等物歲久成精依草附木滴血放火拋石擊門與夫山河社廟之神或結集精藍私立香火及師巫座席去處互興妖孽橫求人家祭祀歎惱敗應黎民有此邪祟干犯者莫非崇敬真武香火即獲正真永鎮羣魔而納嘉祥門庭清淨

爾時妙行真人十九爾時者謂說如是一段本傳因緣畢也妙行真人因修地本多行提拔開示未悟引進學人虛皇天尊曰子未生時混沌沌本無一物視聽不得與真常會無有明相孰為妙行又曰精心苦行絕世所欲不興妄想無有著以氣鍊神以神鍊形形神俱妙體入自然妙萬法歸於一身散一身而化萬景不滯有無永絕生滅是名真人

無量飛天神王

無量說者乃飛天騎吏一時隨侍赴會莫得較其數目也。飛天神王者五老帝君受任主職也。飛天下觀晝夜無閑生神章曰總括天仙雅和萬化撫料蒼生。

真仙大眾

靈寶定觀經曰延數千歲名曰仙人正陽真人曰仙遷五種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榜嚴經曰修仙有十一曰地行仙二曰飛行仙三曰遊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照行仙八曰道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絕行仙大抵於道有功爲人有行功行滿足超居洞天便得效職列爲仙官若又於天地有大功於古今有大行從此漸進仙階昇擢歷任三十六洞天及於八十一陽天超入虛無自然之境名曰真仙。

聞是說已踴躍作禮讚歎功德祕錄琅函

紫微大帝談演洎終則星真仙曹咸皆跪辭起而同聲頌玄帝功德之美想惟巨錄

琅函封進太清太極宮中遵依玄科四萬劫一傳於下土至人奉行久矣大帝復證此經則曰太上必授於謫仙傳於人世耶果賜漢張徵士流行也。

後有謫仙傳於人世

勵生謫殺太上之意也後有者自中古以來是也夫謫仙者謂獲上帝所謫真士也遭罰留形墮于凡世再蒙上帝特赦然後輕舉矣始陳一二張天師因殺鬼過酷謫留十年西晉許真君不祭祖先犯食殺逆罪謫留一紀漢天師家傳云質帝本初元年丙戌歲真人欲徧經治山徙閩州雪臺山築室纔居四十九日忽聞空際天樂嘹喨端簡瞻禮見是太上老君導從徘徊久之不下俄一吏傳命曰道陵掾子之功業合充九真上仙之位緣爲汝入蜀收鬼幽獄不合擅與風雨驅馳星斗役使神祇震汝且留凡塵故太上今不肯近汝真人悚聽又承一使者呼道陵曰敕命下元主者

雪汝罪戾矣特賜汝三八謝罪滅黑簿超度玄祖靈文真人拜受聖駕方與真人再回居鶴鳴山南斗經曰太上第三度降臨荐授經籍千軸皆修行之要道將傳付有道者今生身受度使永劫長存於桓帝永壽二年真人將諸品經籙印信並付長子衡囑曰仰後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勿傳衡承襲華三年內至九月真人復往雲臺山九日停午上昇矣衡於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歲隱居彭州陽平山傳法授之長子魯魯徙漢中南鄭城居至獻帝乙未歲魏公曹操兵克城弟張衡遣戮魯降辟不受裂地之封於建安末年以祖法付長子濬無嗣弟盛萼子昭成南游江東吳孫權之境至上饒郡登龍山之巔見祖真人遺風丹穴井竈尚存遂結廬於麓居焉歲丁巳聞魏明帝睿已破蜀祖真人家藏遭焚昭成奮形還蜀承接伯父濬法位而歸於孫皓甘露元年甲子歲建正玄壇于居址之處將祖傳諸品秘法符

錄傳度四方開度學者於品錄階內有玄

天真武無上將軍祕錄從人參請也

志道之士稽首奉行

志道之士謂果能奉行互相勸勉見聞者

是也按此經之風教乃先倫化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五等效心盡信而無虧

理者得自然心淨神爽洞曉蒙泰二卦之

宗趣功德昭著者多矣比實常明之教法

豈得有淪滅哉雖然遭焚於魏及蕩散於

西晉則必有隱真之士口口相傳翻為數

本則各自有授受總說真武之因其義則

大同小異也今並行於世間目曰玉符傳

西晉惠帝元康年間道士黃輔真君傳出

北斗真武經東晉成帝咸和年間道士季

文華受紫虛元君所傳紫光經出清虛洞

王真君傳太平經天師寇謙之回授北魏

太武帝紫微神呪靈寶大有自然神兵護

國消魔品真武經見唐玄宗時有蘇真人

傳中出也經云老君於上皇二年三月八

日在紫微上官說虛危二宿託精應變聖

父玄母始姓三炁結成大塊至建申之月
坼卵分形長五百丈真武因地經抱朴子

太極真人口傳旨意類本傳經訛處說虛

危二宿託精於廣靈宮化為大塊建申之

月上七日卯坼之事頗涉疑且曰不知誰

爲父母者也莊子曰寫言十七危言日出

之謂歟且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

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可以化人也玄

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乃漢天師張

道陵親遇太上老君下授經籍之本玉虛

師相真武寶錄大羅天上清七寶紫微宮

天機都承旨神應惠元董真君編降授道

士張明道真君曰玄帝玉冊乃上天祕書

非中下二界所聞今於玄都請錄下命寶

錄序金闕昊山檢校洞上仙元皇純一張

真人序曰太古先天之書不降中下二界

祕於紫微上官玄都之府萬劫一傳豈率

易可知哉是以玄帝事跡在先天之前莫

得知其涯際而中界真宰欲談者皆杜口

難窮深以拳拳況下土士民焉可道聽而

途說今非上卿凝神慕簡洞達祕書出於

自然自得之學焉便普天率土昭知玄奧

如是則果知仲尼釋迦上卿不待宗師自

得至妙乃可究其廣博旣聞實錄頌降名

山刊諸簡冊不敢默觀自作謹熏香感序

以紀其先謹序公夙生多幸值昌流布續

集以上天祕書如是則不無分別姑列則

不減照心也請誦持者隨其所受功德俱

不可思議並感虛危內篆助其圓成水火

精神降臨昭著不惟五簡題名太清有分

更生而必能福之矣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之六